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五回 三尖嶺眾賊劫庵 兩刃山一言化盜

按下尊者在岐岐路，大開方便之門，指出修行之路。且說梵志師徒，望前行走，逢人問途，遇店住宿。卻來到一個地方，四顧無一個人家，兩灣有三條路逕。梵志見了，對徒弟說道：「自岐岐路村口出來，也不曾詢問嚮導，此處兩灣三叉，不知哪條正路。」本慧答道：「弟子每聞這去處，卻是三尖嶺、兩刃山地方，三條路兒，要往中間行，便就直通大路。」梵志道：「徒弟也只耳聞，未嘗身歷，我們且坐在這三叉處路頭，等一個行人，問明前去。」按下師徒坐地。且說這三尖嶺三阜高排，兩刃山兩巒齊聳。稠密的是林木森森，出沒的是虎狼陣陣。這三條路兒，惟中路可通往來。有一個道人，法號純一，招徒四五，在中路結構一庵，就喚名純一庵。終日閒時，遠近與人家做些善事。只因積聚的金銀充囊，也是道人貪婪招災，恰遇著嶺外有弟兄二人，一個叫做千里見，一叫做百里聞。他二人因何叫這名字？只因地方鄰里家，有甚酒食事情，他便知道，來吹來吃，來攬來管，以此起了他二人這個名色。他二人不耕不種，沒處吹吃。騙慣錢鈔，何曾長有；吹慣酒食，哪討常來？一日計議，兄教弟說：「阿弟，度日艱難，何計可救？」弟對兄道：「資生無策，何事可為？」兄對弟說：「借貸奈無門。」弟對兄說：「行偷又畏法。」兄對弟道：「投人為奴，嫌我好吃懶做。」弟對兄道：「削髮為僧，又要把素持齋。」兄對弟說：「怎得個現成寺院，出家也罷。」弟對兄說：「便是得個不要本錢的生意，也做一場。」二人計較了半日，乃附耳低言說：「除非如此如此這個買賣。」後有猜著他這個買賣的四句口語說道：

弟兄計議好買賣，果然有穿又有戴。

馬羊美酒盡吃些，只是要去天靈蓋。

且說弟兄兩個附耳低言，說道：「三尖嶺上有個純一庵，道眾富足，我二人結納幾個弟兄，行劫他些金寶，足夠受用一生。若是盤據得此嶺，行劫往來客商，卻也受用不盡。」二人計議定了，遂結伙多人，拿刀弄杖，逕奔嶺來。這純一道人正坐庵中，與徒弟受用人家帶來的法事素供、齋食點心，徒弟們你買一壺，我沽一甕，猜枚說令。只聽得庵前喊叫，鑼鼓轟天。徒弟們門縫裡一望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！有強盜爹爹來了。」這徒弟中有個道人，眇一目，跛一足，他膽大，去看。只見眾賊中擁著一個為首的，他眉稜雙聳，青白環睜，掄著一口鋼刀張路境；又有一個做頭的，他輪廓分明，聲聞遠達，橫拖著兩扇大斧聽風聲。眾伙齊擁庵前，只叫：「道人獻寶！」眾徒慌忙進屋內，但說：「徒弟關門。」那眇跛道人搖手道：「師父！莫怕，莫怕。我有解圍計策，都是普救寺法聰長老傳來。」你看他，歪側橫斜一隻眼，高低平墊半雙脛，張了一張，道：「快取梯子來！待我趴上牆頭，說他幾句好話，他自是回去。」眾徒依言，取一木梯，撮他上梯。他上了梯子，叫道：「列位強盜爹爹！聽小道一言。你們做這生意，都是綠林豪傑、樑上君子，何不一心歸正。不去邊塞立功，便在家門做些經營手藝。何乃做此不仁不義之事，污名遺臭之行？聽小道一言，請各拋棄刀槍，丟卻棍棒，回家思想，嘴頭酒食可忍，身體破絮可遮。五更牀上睡個快活覺，天明心裡抱個沒事牌，敲門也不怕，狗叫也不驚。趁早回去。若迷而不悟，悔之晚矣！」眾盜聽得怒起，罵道：「村野瞎道！前恭後倨，好生大膽！」磚頭石塊亂打上來。眇目看得不真，那堪一足又跛，翻斤鬥跌下梯子。眾盜齊擁庵前，道士驚惶無措。

卻說梵志師徒久坐道上，沒個行人問路，只待深林等候。偶然聽得中路上喊聲震天，隨叫道童去看。原來是伙強人，劫擄庵廟。說道：「早知此處有廟，便是路頭，我若不救，如何得解？」乃吹了一口氣到庵前，就是一天大霧，對面不見人蹤。道童乃步至庵前，敲門叫道：「道友開門！莫要驚怕，我來救你。」純一師徒門縫裡偷看，卻是個全真道童，又恐是強盜裝扮哄門，遲疑半晌，只得開門放人。道童進了庵門，觀看動靜，問其平日何修。純一隻是說貧訴苦。道童笑道：「你若貧苦，只招穿窬小賊，哪引強劫大盜。必定是你貪財饒積所招。我且救你一時之難，留些做三生後日之緣。」乃走出大門，又吹口氣，將手望上一指，只見白霧全收，紅輪高現。那東嶺畔，左條路叢林密簍，沉沉隱隱，虎狼鹿兔，種種繁繁。道童又把手望這條路上指來，只見那樹林內顯出一庵，虎狼變作美婦，鹿兔變作丫環，猿啼鶴唳，宛似琴瑟簫韶。這盜見了，七斜著兩眼，愛那嬌嬈；那盜聽得，橫側著雙耳，喜那音韻。這盜笑說：「原來道人有別室，藏著佳人。」那盜笑說：「果然徒眾會音樂，響得清奇。」一齊棄了庵門，都往林中奔去。道童叫純一：「且閉戶。待我請了師父來，與你相會。」乃回林中，把事情一一說與梵志。梵志隨到庵來。純一師徒接見，各各敘禮，打點齋供。梵志便問：「徒弟，你便使法救得純一師徒一時，怎能救得他日後？」純一也說道：「師兄法術高妙，萬一你前行去，他後又來，如之奈何？」道童答道：「老師父，小道原是救你一時，讓你把金銀細軟搬移別處藏躲，把這空庵讓了他罷。」純一道：「這庵是我辛苦募化，拈據蓋造，怎忍捨棄？」道童道：「只為你這般貪戀，便惹出這等冤愆。我師徒要趕前程，那法術卻難久等。快走，快走，莫生疑慮。」純一依言，收拾金銀，打點細軟，領著徒弟下嶺去了，只剩了一個瞎道人在庵裡。道童看是磚石打傷腿腳，梯上跌損骨筋，說：「你如何不走？」道人只是哼。道童正要使法救他，梵志道：「且留他防後遭舊師遣人趕你。」道童笑道：「小徒已說明，舊師假指笑和尚。」梵志答道：「新今卻有真青鸞。」這一句便打動在腹膈氣，卻又生出一番枝節。後有笑瞎道人退盜一詞《如夢令》說道：

盜賊原無行止，單想金銀去使。勸他盡是忠言，反覺揭他廉恥。活死，活死，幾乎跌出狗屎。

卻說梵志師徒救了純一，問得路逕，卻仿青鸞那椿故事，步步要留幻法。道童仍被蜚邪迷舊，隨師徒往東行去。他既去，這法便解。那眾盜攻庵，忽然奔那林間，你搜尋美婦，我拉扯丫環。忽然，房屋窗楞盡是原來樹木，簫韶音樂俱乃猿鶴聲音。那美婦妖嬈都變惡狠狠狼虎，把眾賊驚得跌跌倒倒，那盜頭也踉踉蹌蹌，看見舊庵飛奔而來，千里見走忙了，被密簍戳破腳筋。這百里聞走慢了，被小鹿兒撞傷心膽。他兩個哼哼唧唧，入得庵來，卻是一座空廟。只有一個傷殘瞎道，在那後屋咕噥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尊者在岐岐路被老叟少年們供養，深信方便道理。少年漢子不去使槍弄棒，卻做些營業。這老的念佛持齋，乃辭別眾人，前往東路。只見老叟道：「師父要往東行，只是離村百里，有座三尖大嶺，兩刃高山，三條路，中間正道可通往來。上有一庵廟，王道喚做純一。這道士結納遠近地方施主，掙得幾貫錢錢。只因他蓄積饒多，人舍受用，聞得近日被兩個強徒占了。往來行人有幾分難走，師父們須要仔細小心。」元通道：「我小僧門出家人，哪有金銀與他劫掠？老施主既說，也只得隨步行去。」當時辭別出村口。尊者與元通正行，只見前樹林中，繩縛著一隻青鸞。尊者歎道：「這地方卻也驚多，怎麼樹枝上又縛著一隻？」元通道：「前庵放鸞，被道人絮聒，這樹上纏縛，恐又是村人捉鸞誘鸞的法兒。」尊者道：「我等原以慈悲為念，好歹解放了它。」元通乃上前，爬上高樹枝頭，解那繩索。忽然索解，鸞飛而去；那索卻把元通雙手縛住，兩腳又似膠黏在樹一般。元通笑道：「怪事！怪事！」看著尊者說道：「解索自索，這個冤愆何故？」尊者笑而不言，但口默念了一句梵語。元通隨下樹來，拜問師尊，點明這段公案。尊者笑道：「順以順應，逆以逆投者常。逆以順應，順以逆投者變。不為順，安不為逆？懼其變，自解。」元通拜悟。師徒依道而行，正舉步走，只聽得林中說道：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青鸞又放了去也！」師徒回頭一看，見一個老叟林中走來。元通上前施禮，問道：「樹林上鸞，想是老施主畜養的？」老叟答道：「是一個師父，縛住寄養在這裡的。他道法高妙，指使老夫與他照管。你方才那位老師父，德高道重，故此老夫憑他飛去罷了。」元通問道：「正是小僧解索放鸞，到被索牽拴，何故？」老叟道：「這是防範放鸞人法。」元通道：「世路險惡，人情變幻，我師徒方離國門，便有許多不濟不遇無情之感。」老叟答道：「早哩，早哩。我老夫有幾句閒言，念與你聽。」乃念道：

人生莫厭相逢異，萬狀千般兩眼遇。

行在東鄰飽飯餐，條過西村耗血氣。

張家養的李家眠，大雨紛紛雪又霽。

漢子懷胎婦長鬚，牛馬牽絲蜂蝶戲。  
啞口擊缶唱清詞，瞽目張眸眺遠地。  
穿青說是白衣郎，坐地講道天邊際。  
白頭傅粉啟朱唇，心作猿猴馬作意。  
師父莫異路逢奇，總是夢中說夢記。

老叟說罷，元通聽了，回頭尊者已前行，乃謝辭老者。哪裡有個老者？只見那青鸞，尚在雲端裡磨。元通走近前，備細說知尊者。尊者只微笑不答，但叫：「徒弟，在三條中路前行，莫要惹動強徒。」正說間，卻好撞來一個帶傷的道人，見了尊者，稽首問道：「師父們，想是要過此嶺？」尊者答道：「便是要過嶺去。」道人道：「如今不比前番，日前我師父純一住在此庵，應接往來行客。也是我師父不該，見理不透，出家人蓄積金銀作甚？惹了強人，把庵占搶去了。」元通道：「你卻如何在此？」道人道：「純一師父逃避去了，丟下我殘疾之人。這盜卻也有仁心，不害我，說道：『你只與我嶺上嶺下訪看過路客商。』有金寶的，叫我通報他信。師父們若是空身，他也不傷。你若有寶，卻也饒你不得。」元通道：「你便曉得，遊方的可帶得有多餘金銀？」道人道：「也是，也是。還有一件，這兩個為首的，一個叫做千里見，一個叫做百里聞。他兩個你卻也瞞不得。你有寶無寶，自是我知。只是又有一件，他日前來搶庵時，卻有三四位僧道經過，哀憫我師，使了個神法，把對面兩刃山樹木變化成一座庵、美女、音樂，障了眾盜眼睛，都奔去占庵的占庵，搶婦女的搶婦女。待我師父逃躲去了，他們也前途而去。依舊是樹木，倒惹得狼虎出來。眾盜心慌，飛奔到我舊庵而來。不光慌急，跌的跌，跑的跑，傷筋動骨，如今兩個頭兒害病。今日曾說，哪裡尋個僧道與他祈禳禱告。師父或者這緣法救解，未可知也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兩個嘍囉，執著一面銅鑼，兩桿槍刀，走近前來，叫一聲：「大膽和尚，有寶獻來！」道人乃說：「二位長老東行，無有金寶，到會與人禳解災難。你大王正要尋僧覓道，這卻正巧。」嘍囉聽得又是道人說的方便，就答應：「也罷，你就同二位到庵中去見大王。」

他二人說完，下嶺自去。道人卻領著師徒走到庵前，一路也不知遇見幾處嘍囉，俱是道人說明放過。

卻說二盜，只因奔庵躲那狼虎，驚懼傷了足，破了膽，懨懨成病，藥餌不靈。二人正議，尋兩個僧人道士禳解災難。嘍囉中有的說：「做強劫，怕傷甚天理？且神靈豈佑我這一等人？」有的說：「劫了客商猶可，奪了庵廟豈無神靈？」因此二盜主意已定，恰好道人領著兩個僧人進得庵門。嘍囉稟報，二盜忙叫請僧到後堂相會。尊者與元通人到後堂，只見二盜臥病在榻，一個捫心叫苦，一個摸足叫痛。見了尊者，便問來歷。尊者隨答道：「僧人自國度而來，要往東行，化緣出家，身邊無半分行李，料大王必知真實。今既蒙大王以慈悲哀憐僧人，敢不實言吐露？」二盜說：「二位長老在此，別話休提，只是我病原始末，料道人必定明白，如今只求你禳解。若得病痊，還當酬謝。」尊者道：「大王不必憂慮，貧僧自有禳解經咒懺文。只是病痊恐又復發，一發便無法可療。但願大王先發一誓，病癒不生悔心，自然游災病消除，福壽無量。」二盜聽得，笑道：「只願長老懺悔，禳解通靈，我二人一一聽教，大大發個誓願，不差不悔。」尊者大喜。卻是怎生發誓，下回自曉。